

精神家园

越古老的东西越亲切

一页一页地翻阅《街头巷尾：十九世纪中国人的市井生活》(领读文化编,九州出版社出版),不禁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恍惚间,仿佛穿越到了一个似曾相识,却又十分陌生的世界。这里的每一幅图画,或绘一行一事,或绘一物一人,构成了十九世纪中国人的另一历史。

吾生也晚,虽然虚度一个花甲而有余,时人常冠以“老北京”的称号,但就北京而言,我却不敢称“老”。的确,本书中有些图,或曾引起我对童年生活的某些回想,其实也是凤毛麟角,少得可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中国弃旧图新,发生翻天覆地巨大变化的时代,书中所绘的生活方式和形态,绝大部分作为旧社会的污泥浊水,都是被那个时代荡涤的。到我记事的时候,以往的“市井生活”,似乎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或有一些残留,蛛丝马迹,雪泥鸿爪,则不足道也。

如今是个怀旧的年代,80后已经在电视里回忆“老北京”的生活了,就连我三岁的孙女都会说:“我小的时候”如何如何,想想是很可笑的。盖由于先前我们对于旧的生活太不留情,扫荡唯恐不彻底,一定要摧枯拉朽,非搞得“一穷二白”才肯罢休。而新的生活,则来势凶猛,不可一世,不期而至,不告而别,生活永远外在于我,我成了一个没有“生活”的人,这种内心被抽空的荒芜感,是很令人恐惧的。于是,作为一种补偿,一种代价,人们把目光投向虚无缥缈的过去。

似乎越古老越感到亲切,越遥远越产生美感。怀旧便成为一种代偿机制,给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现代新人,重构了一个想象中的精神家园。

我们既求助于历史,而接近历史的途径固有三条,不外乎文字、图像(包括图画与摄影)及实物。单就表现力而言,文字最具深度感,实物长于直观性,而图像的优势,则在这二者之间。而实物之不易得,与文字的阅读门槛过高,都可能成为我们接近历史途中的障碍,而作为图像之一的图画,则使得接近历史之途变得更加平坦和便捷。如今读图成为时尚,这怕是理由之一。在这本书里,图居主位,文字则是辅助性的,从而构成了一种以图作为历史叙事主体,并以文字辅助说明的文图关系,这些图画本身直接呈现了生活的原生状态。

翻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些图画的作者是个什么人呢?它们出自一人之手,还是有一个群体呢?据说都已无从考察了。也有人说,这些图画是中国画师为了外销所绘,颇有些像今天的所谓走出去云云。姑且这样说吧,我倒宁愿相信这是西洋人所为,或记者,或画师,或传教士,他们中不乏有画功的人;而文字的粗陋,似乎也说明了,这些图画的作者,并非精通古汉语书写之人。这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这些图画所体现的历史观,绝非当时的中国文人所拥有。且看图中所绘,不外乎小手艺人、小商小贩,为温饱而逞一时之技,或小市民阶层的市井生活,婚丧嫁娶,衣食住行,乃至玩物、杂耍、民风、民俗,都不脱离民间的色彩和味道。这是完全不同于中国史传传统的历史叙事。它们所表达的,其实是宫廷、朝堂、书斋、林泉之外的另一种生活。它们的存在,构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最生动、最丰富的生活内涵。然而,这一切成为中国历史叙事的自觉,怕是晚近才有的事情。自梁启超提出“史学革命”之后,人们才开始质疑以王朝世系为主体的历史叙事的合理性,才开始关注更广泛的社会生活,并将其纳入历史研究的范畴。

当然,面对如此精美、有趣的图画,我们用心欣赏、享受也就够了,倒不一定非要将来龙去脉搞个水落石出。这件事可以委托有考据癖的朋友去慢慢研究。

解玺璋/文

老北京第一扇玻璃窗安在哪儿

玻璃的历史非常早,距今约五六千年,一般认为,这是埃及人的发明,但埃及人只会用砂芯法,而非吹制法,造出来的玻璃比较粗糙,不透明,以图案取胜。

过去曾认为中国玻璃是从西方传入的,但上世纪60年代,考古发现了商代玻璃。对于这些玻璃,仍存两派意见。

一方认为这些玻璃是通过青铜之路传入中国的,因为有“蜻蜓眼”(造型如蜻蜓眼睛的玻璃珠)“费昂斯”(管状玻璃饰品),这是埃及玻璃的标准造型。而商代玻璃的制造年代为公元前1400年,较埃及晚了1000多年。

另一方则认为这些玻璃是本土原创,因玻璃的熔制温度为1400—1500摄氏度,虽然较高(瓷器烧成温度为1200摄氏度,最高为1400摄氏度),但钢水出炉温度在1570摄氏度以上,中国在春秋晚期已开始炼钢,制造出玻璃并非难事。而“费昂斯”“蜻蜓眼”在制造青铜器时会出现,早期玻璃器多用翻砂法,与铸造青铜器方式相同,可见二者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商周时期中国青铜器冶炼工艺非常发达,具备自主发明玻璃的条件。

生活百味

爱的写作

刘宇昆的作品是独树一帜的。在科幻小说领域,很少有作者写这么多情感生活的画面。他的小说经常描写家庭:夫妻之间的亲密和隔阂、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不理解、情侣之间的爱,所有这些我们日日所见的画面和关系,都成了小说讨论的重要主题。

能明显感觉到,宇昆最感兴趣的是那些哲学问题。这一点和我有太多共鸣。因此,在阅读这些篇章的时候,我几乎一瞬间就能明白他想要探讨什么,因为他思考的问题也是我深感兴趣的:人的思维是否全都能被预测?人的身体和大脑思维间的关系是什么?人是否一定要选择“永生”?神的降临和奇迹的感觉该如何用科学解释?这些问题藏在他的字里行间,追问得那么真诚,又点到为止。

宇昆用科学的方式做灵魂大问题的追索。但是,他从来不会停留在抽象思辨的干涩描述中,而是把思索如水流般渗

书评细语

揭开美国政治的实质

在标榜民主的美国,存在着王朝政治现象。有过多年白宫幕僚工作经验的斯蒂芬·赫斯,是首位对该现象进行研究的学者《美国政治王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即他在这方面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这本书中,赫斯从亚当斯王朝到克林顿王朝,描述了这些政治家族的具体情况,既有众所周知的政治家族,也有鲜为人知的政治家族,他们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政治进程。

斯蒂芬·赫斯认为,表面看,美国这个国家建立在对贵族以及通过继承取得地位的阶层的反叛精神之上,然而从一开始,家族王朝就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政治中的鲜明特征。想想亚当斯家庭、洛奇家族、塔夫脱家族、罗斯福家庭、肯尼迪家族和布什家族吧,这些都是真实存在

从化学分析看,商代出土的“蜻蜓眼”与古埃及墓穴中的“蜻蜓眼”基本相当,舶来的可能性极大。但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古代中国玻璃中含铅钡,即所谓铅钡玻璃,而西方古代玻璃必含钠钙,是钠钙玻璃,并无铅钡玻璃。二种玻璃性质区别甚大,这或许意味着:中国也是玻璃的发明国之一,只是中国古代玻璃和西方古代玻璃并非一种东西。

直到清代末期,中国玻璃均以铅钡玻璃为主体。

铅钡玻璃相对美观,手感更沉重,但做不到无色,且容易破碎、怕热,此外铅钡对人体有害,久用影响健康,所以玻璃在西方成为主流的盛器,但在古代中国多用来制作摆件、佛教用品等,很少进入日常生活。

古代中国人好饮茶,相比于玻璃器,瓷器显然更称手,所以东方匠人们也没有开发玻璃器的动力,故中国制瓷技术领先西方1千多年,但在制造玻璃的技术上却落后西方1千多年。

清代中期,受传教士影响,中国也逐渐具备了制作钠钙玻璃的能力,康熙时,广州便在生产“洋玻璃”,但质量不佳,粤

海关曾向乾隆进贡玻璃盖碗,乾隆用后大为不满,传谕“不准报销”。

乾隆四十八年(1709年),清廷在西安门的蚕池口建立了第一座皇家玻璃厂,聘请4名“洋匠”。乾隆常到厂察看,在传教士们的指导下,中国匠人们制造出的钠钙玻璃工艺品已不逊于西方。力推玻璃制造“国产化”,应是乾隆早就有的情结,乾隆未登基前,故宫内便已安装玻璃窗,乾隆曾写诗称赞:“西洋奇货无不有,玻璃皎洁修且厚。”

那么,乾隆看到的玻璃窗,安装在养心殿。雍正元年,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木作》中记载:十月初一日,有谕旨养心殿后寝宫穿堂北边东西窗安玻璃两块。”养心殿是当时雍正的住所。

本文主要内容引自《北京地方志·故宫志》

英撷书

北京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

网址:www.bjdfz.gov.cn 电话:87317031

郝景芳

我不得不一次次解释:宇昆是一个优秀作家,他的本职工作不是翻译,他只是出于对中国科幻作品的情怀和使命感,帮我们做这些输出的工作,付出辛苦,收益甚微。如果没有他的出色翻译和引介,中国科幻作品不可能为世界所熟知。

这些话重复得多了,我才深刻意识到,科幻小说的国际交流还远远算不上充分。不仅中国的作品很少走出去,国外优秀作家和作品被介绍到国内读者眼前的机会也很少。像刘宇昆这样优秀的、获奖的华裔作者,仍然不为国内大多数读者所熟知。

这让我心生深深的愧疚:在宇昆帮助我们作品走向世界的同时,我们又对他的作品回到国内提供什么帮助呢?很高兴这次《奇点遗民》(中信出版社出版)能够出版,让宇昆的作品与更多读者见面。

希望所有读者喜欢这本小说集。

张钦瑜

族,这是在美国殖民地时代对德裔人口美国化贡献最大的家族(该家庭有1名参议员和6名众议员)。

在书中,斯蒂芬·赫斯共描绘了18个家族,共计11名总统、4名副总统、32名参议员、84名州长、73名美国国会议员以及11名内阁官员。这些家族从方方面面影响着美国的政治进程,影响持续至今。

美国著名新闻人汤姆·布罗考称赞本书说:《美国政治王朝》是一份献给美国史专业学生的大礼,斯蒂芬·赫斯做的是一项不朽的工作。在这本书里,美国家族树的分支构成了一幅引人入胜的图像,描绘了那些众所周知和鲜为人知的家族,而这些家族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国家叙事。”